

尴尬时代

慢三——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尴尬时代/慢三著.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.2018.8

ISBN 978-7-5321-6667-1

I. ①尴… II. ①慢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51768号

发 行 人: 陈 征

责任编辑: 林淮克

封面设计: 高 熹

内文设计: 钱 祯

书 名: 尴尬时代

作 者: 慢三

出 版: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

发 行: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.ewen.co

印 刷: 崇明裕安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印 张: 9

插 页: 2

字 数: 165,000

印 次: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
I S B N: 978-7-5321-6667-1/I · 5314

定 价: 37.00元

告 读 者: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: 021-59404766

这是我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。

我自 2004 年开始写小说，深受南京韩东、朱文、曹寇等一拨作家影响，断断续续写了十几年，出了一本短篇集和一部长篇，自我评价写得一般，离心目中的好还有相当距离。

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热衷写一些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都市情感题材小说，风格上靠近评论家们常常讥讽的“卡佛式短篇”：焦虑抑郁的中年夫妻、简单场景、缺乏情节、开放式结尾、伤感主义……我倒不觉得这些有什么问题，只是感到厌倦。我通常只要拟下标题，就会清楚知道接下去要写的小说会发展成什么模样。这种不断重复的题材和写法让我倍感沮丧，找不到写下去的意义和动力，一度打算就此放弃。

两年前，我加入到了一个剧本的创作中。那是一个纯商业喜剧类的故事，它讲究有规律的格式、有效率的方法以及某种不容含糊的准确性，它要求我变得职业一点，放弃那些随意的、小聪

明的、自以为洒脱的写作陋习。虽然剧本最终不了了之（在国内写剧本出现这种结果太正常不过了），但这次写作经历无疑刺激了我。

从开始接触写作以来，我就常常被一些前辈告诫，小说不是故事，不要写故事，语言、思想、诗意才是首要的，而故事是等而下之的东西。这种观念一直左右着我下笔写作，仿佛不这样就不高级。然而，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，写作本身并无高下之分，故事虽然通俗，也有着不可比拟的价值。我热爱读故事，听故事，也渴望写出一些戏剧性强、完整度高、风格多变的故事。无论如何，只有诚实地去写我内心真正想写的东西才是关键，高低与否并不重要。就这样，我在不断寻找新故事的过程中重新找回了写作的乐趣。眼前的这部集子就是一本故事性较强的小说集合。

当然，最大的改变还是对待写作的态度。老实说，我讨厌玩票的心态。我不希望自己把写作看成是一项与旅游、看电影、打网游等可有可无的业余爱好。我期待成为职业选手，成为专业人士，成为故事高手。如果条件允许，最好让我写一辈子，写死拉倒。

是为序。

目录

- .001. 上班一条虫
- .026. 鸵鸟人生
- .044. 猴变
- .068. 苏门答腊与虎
- .080. 人形玩偶
- .092. 外遇
- .112. 笑话推销员
- .129. 巨蟹男
- .141. 苏州谍影
- .175. 袋鼠妈妈
- .184. 生日会
- .207. 迟早的事
- .219. 崔先生溺亡始末
- .241. 导演，我该躺哪儿
- .264. 猫头鹰大厦

上班一条虫



. 1 .

今天是星期一，我得去上班。这很痛苦。我不痛苦工作，而是痛苦分离。我做完早餐，与妻子和仍在睡梦中的儿子告别，然后下楼，到马路对面的公交车站等车。

这很痛苦。

我是一名职业餐饮管理人员，在一家素菜馆做经理，工作时间是早十点至晚十点，一周上六天班，周日休息。有点累，但还能承受。不能承受的地方是，我家离工作地点直线距离三十公里，乘坐公共交通，算上堵车等红灯限行查证等等路上需要大约两个小时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每天正常上下班，

深夜十二点才能到家（事实上那时已经没有公共交通了），早上七点半（算上等车的时间）就得出门。大量的精力在路上消耗殆尽，再加上十二小时连轴转的高负荷工作，我的身体必将拖垮。所以平时我住在店里的宿舍，一周回来一次。

这意味着我每周只有一天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，我深爱的妻子和那刚满两岁的儿子。昨天，儿子第一次学会叫爸爸，差点把我搞哭。我感到很难过，同时发誓要努力工作让他将来有个体面的童年。

但这份信誓旦旦随着等车队伍的拉长而逐渐消散。两年前，为了迎接新生命的诞生，我和妻子拿出所有的积蓄（还借了些钱）在这个小区买了套两居室，算是在这座城市安了家。然而我们毕竟还是穷人阶级，无法居住在核心区域。燕郊，听起来像是燕京的郊区，其实不过是河北省下面的一个小镇，因紧靠北京，大量在京务工的人员在此地购房安居，每天跨省上班。

我自然也是其中的一位。当时关于究竟要不要在这里买房，我和妻子曾经有过一段激烈的争执，最后我们达成一致，那就是：为了孩子，我们必须买。来京十年，我们租了十年的房子，搬过不下六次家，实在不想让孩子再跟着我们继续漂泊。

可时至今日，我们又后悔了。如果可以选择，我们宁愿继续租房子，继续搬家漂泊，也不要分离。现在的我固执地

认为，没有什么比待在家人身边、亲手牵着孩子长大更重要的了。但我已经没有了选择。妻子为了照顾孩子辞职在家，每个月的房贷、生活开销以及迅速逼近的教育问题让我不得不硬着头皮去上班。

这很痛苦，但一点办法也没有。

我是个男人，要养家，要扛住，要勇敢抵抗短暂分别的伤痛。

一辆大巴车由远及近。

原本安静而懒散等的车长龙开始不安分地蠕动起来。不用“长虫”更准确一点。一群面无表情、蠢蠢欲动的虫。

大巴车上已经站了很多虫。

门开了。

就算再痛苦，我也得挤上去。

. 2 .

大巴车在燕郊区域内开始打转。这个时间段，只有人上，没有人下。车已经很满了，但奇怪的是每到一站依然有人能挤上来。你有没有在搬家时打包过箱子？塞进去一件，压一压，再塞，再压，然后一屁股坐上去，拉紧拉链。对，就是那种感觉。

我最开始站在车的前段，后来挪到了中段，最后不得不把身子横着才能站住。我把包放在地上用两条小腿夹住，再

把两条胳膊高高举起。这是我最近常用的姿势。有一次因为手放在下面，不小心摸到了前面女孩的屁股，她转身狠狠扇了我一个耳光。

臭流氓！她骂道。

虽然最终满车的乘客都相信我是无辜的（该女孩的长相实在让人无法与性骚扰联系起来），但为了避嫌，我打算以后乘车都这样举着手。即便此时此刻我的前方站着的是一个男人。

说到这个男人，刚才一直没注意他，此刻突然觉得有些蹊跷。现在是大冬天，他却穿着一件单薄的帽衫，帽子罩在头上，加上墨镜和一个印有红色唇印的大口罩，根本看不出相貌，此外，他身上背着一个黑色双肩包。他也和我一样横着站着，不过方向却相反，完全与我面对面，由于身高相仿以及车内空间实在拥挤，我俩胸贴着胸，肩并着肩，像一对畸形的孪生兄弟，等待某位医术高超的大夫用锋利的手术刀从中将我们切割分离。

再坚持坚持吧。我心想，既然目前只能选择这样的交通方式，就认命，就硬撑，别无选择。我估摸着大概还有半小时就能迎来第一批下车潮，那时候车内的空间就会缓和许多。

“你好。”一个嗡嗡的声音从那个大口罩里传过来，上面的红嘴唇也滑稽地蠕动了几下。

我很惊讶，也很纳闷，不明白为什么他要跟我打招呼，

出于礼貌的本能，微微点了点头：“你好。”

“是不是感觉很不舒服？”

“哈，”我苦笑了一声，“还凑合吧。”

“是不是觉得没钱很难过？”

“嗯？”

“是不是因为与家人分离而痛苦，有没有对这样的人生感到绝望……”

“等等，”我真的被吓到了，连忙制止他，“对不起，我不信教。”

“你误会了。我不是传教士。”

“那你说这些想干什么？”

我下意识地转过脸看看周围，发现车内其他人要么在玩手机，要么看着窗外发呆，没人关注我们。当我再次把头转正，发现与他脸部的距离已经缩短到了十公分以内。我尴尬极了，真担心一个刹车自己的嘴会吻上他那白色大口罩上的红唇。

“想摆脱这样的生活吗？”

“哈，别逗我了。”

“想发财吗？”他停顿了一下，“暴富的那种。”

“你在开玩笑？”

“绝对没有。”

我收起了笑脸，盯着他的墨镜，试图透过这层掩饰的黑色看穿他的意图，很遗憾，什么也看不出来。一时间，我不

知道说什么才好。没错，我当然想暴富，当然想摆脱这样的生活，但……

“下一站，我们下车谈。”

说完，他就陷入了沉默，仿佛一台被关掉电源的机器人，一动不动，黯淡无光。

说实话，我矛盾极了，而且这种矛盾随着距离下一站越来越近愈加剧烈起来。我究竟应该是去相信一个看起来非常奇怪的陌生人，还是当他不存在继续坐车去上班？本质上，我是一个不太愿意改变的人。自毕业以来，我一直从事着现在的工作，一丝转行的念头都没动过；我的妻子是我的初恋女友，也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女人，从未想过与另一个女人生活会是怎样的状况；我很少尝试没吃过的食物，爱穿的衣服款式也就那几样，认定的事情通常也是死脑筋不爱变通。我的人生轨迹基本上是平的，是一眼能望到底的，这样虽然看上去无望但却安全无比，也成就了我现在的职业——一丝不苟、一切讲究规则规范的办事风格让我成了餐饮管理这一行的佼佼者，虽然这行即便做得再“佼佼者”也没多少收入。

前方一百米就到站了。这一站不过是我上班路程的中途站，如果我从这里下车，一耽搁，今天很可能就会迟到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试图让剧烈跳动的心平静下来。“口罩人”依然没有动静。

广播开始报站，车缓缓停了下来，车厢里的人开始蠕动。

后门哗啦打开了。

乘客开始像毛豆一样被一粒粒地挤了出去。“口罩人”不再看我，转过身去，跟着下了车。

前面上来的人把我挤到了后门口。

很快，这站下车的乘客即将接近尾声。我看见“口罩人”站在地面，正伸出手掌向我召唤。司机在问还有没有要下车的。后门马上就要关闭了。妻子和孩子的笑脸在我眼前闪过。

车门终于关上了。

在此之前，我像跳伞运动员一样，深呼吸，义无反顾地跳了下去。

. 3 .

一个半小时后，我匆匆忙忙出现在素菜馆里，身上多了一个黑色双肩包。我迟到了。不过老板娘并没说什么，毕竟这是我在这里工作三年来第一次迟到。

“今天中午有个重要的人物要来，你赶紧准备一下，我强调一下，千万别出什么篓子，否则后果很严重。”

老板娘说完，就一扭一扭地到里屋去了。老板娘叫马艳红，今年五十多岁，看上去却顶多四十出头。她漂亮，气质非凡，曾经是一个不太知名的影视演员，三十多岁的时候嫁了个富商就隐退了，后来家庭变故，跟富商离了婚，分了一大笔钱，

信了佛，开了这家高级私房素菜馆。

说高级，倒不是因为这里装修有多奢华，而是因为它私密。作为一名从事餐饮行业十几年的职业经理人，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，通常情况下，高级与金钱堆砌并不成正比，而只会与“不为人知的隐蔽性”有关。这家素菜馆就是高级最好的诠释。

它位于北京二环里的一条胡同的一座四合院里，门口连招牌都没有，从外面看还以为是谁的私家宅院。整个菜馆的面积只有四百平方左右，其中院子就占了将近两百平，以院里一棵树龄在二十年以上的柿子树为中心，前厅是纯粹的佛堂，里面供奉着一尊从甘肃请回来的一米高的开过光的金身大佛，佛龕前常年摆放着新鲜果盘和永不熄灭的烛台；案几和桌椅均为中式红木的；一顶纯铜的香炉香灰满积，里面插着几根点燃的线香；一个包着红色锦缎的蒲团摆放佛祖脚下，供食客们（通常也是香客）朝拜。东厢房被分隔成了两个包间，用作饭厅。西厢房则是茶室，饭前饭后使用。厨房在后院，是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待的地方。在院子的西南角有个小柴房，如今被马老板布置成了自己的卧室，我去看过，里面除了一张单人床、一套摆着佛经的小桌椅和一幅贴在墙上的佛像，什么也没有，可谓禅意十足。

依照马老板的指示，我在后厨召集一众服务人员，认真而细致地给他们布置了具体工作，然后宣布进入 A 级工作状

态，各就各位，解散干活。把工作状态分为ABC级是我的主意，一方面用来警示员工，另一方面也表示当天客人的尊贵程度。C级是普通客人，一般是马老板自己的亲友；B级相对重要，以吃斋诵佛的富商为主；A级则为最尊贵的客人，基本上是娱乐圈明星和社会各界名人企业家，偶尔也会有神秘的权贵人士。说实话，我也不清楚马老板为什么会有这么深厚且复杂的关系网，不过这显然不该是我关心的事。

但今天，我必须得关心一下。

刚才在车站，那个神秘的“口罩人”让我把装有隐藏摄像机的黑色双肩包放在西厢房的茶室里，偷拍下今天客人的面孔以及谈话内容。

“一百万。”

“口罩人”轻描淡写的语气下，透着无可争议的笃定。

. 4 .

虽然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，但见到今天的客人时我还是大吃了一惊。

那是一张经常能在电视新闻看到的脸。与电视上的亲民姿态不同的是，此时的他毫无表情，面色灰白，就像尊佛。四五个穿黑衣、戴墨镜、神色警惕的保镖在他周围跟随着。另外，还有一位颇有些面熟的企业家似的人物尾随其后。他

们一起进了东厢房的饭厅。

上菜时间到了。按照平时的规矩，应该是由我本人站在饭厅里给客人服务上菜，每上一道菜，我都需要介绍一遍菜的名字、材料以及营养搭配。我不是素食主义者，对这些外观精美的素菜毫无胃口，并且对它们的形制感到不解。这些用豆腐、蔬果、香料、花草做成的价格昂贵的素菜，几乎都有一个直指佛法的菜名，并且，好些菜都做成了荤菜的样子。做成荤菜模样的素菜，到底吃的是荤，还是素？我曾试图拿这样的问题去问马老板，她的回答是，你给我闭嘴。

那么我就闭嘴。和全世界被奴役的员工一样，我真的不太喜欢这个老板。老实说，她待我不薄，从不拖欠工资，逢年过节还发点奖金礼品什么的，但那又如何？我打心底觉得她瞧不起我，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，说话中带着一种虚无缥缈的气息和莫名其妙的精神词汇，好像她是佛，我是芸芸众生，她要找机会把我给普度了似的。

我也不是没想过离开，但说实话，像我这种服务行业的工作，到哪儿不都一样吗，这还是信佛的，下次要遇见一个什么也不信的，那岂不更操蛋？唉，用佛教的话说，一切都是前世注定的，没准这就是我此生的宿命。

但现在改变宿命的机会来了。出乎意料，今天不需要我去包厢陪客，而是改由马老板亲自服务，我只需要把菜一端到门口，再由保镖送进去就完成工作了。我算了一下，在

最后一道大菜上去之前，大约有五分钟的空闲时间。五分钟，对于我来说，足够了。

“你这么做是为了什么？”几个小时前在车站，我问“口罩人”。

“为了正义。”

“哈，”我不屑地笑了声，接着立刻觉得对方是认真的，于是正色道，“我得确定你有没有一百万。”

“给。”他递给我一张银行卡，“你先拿着。”

说完，他用手机拨了一个号码，听了一会儿，按了几个按键，把手机放到我耳边。

里面一个电子女声录音准确地报出了卡片的余额。的确是一百万。

“晚上十二点，我还在这里等你，你把包还给我，我把密码告诉你。”

“为什么是我？”我最后问了一句。

他没有回答，而是上了一辆停在车站旁的黑色奥迪轿车，绝尘而去。

. 5 .

为什么是我？答案可能有很多种，比如我有得天独厚的职业优势，比如我需要钱，但我内心其实非常清楚，他之所

以选择我最根本的原因是，我不可能拒绝。自始至终，我都是一条可怜的上班虫，没有能力改变现状，没有勇气去追求新生。我既固执又漏洞百出，既充满渴望又胆小怕事，而这样的人，要么懦弱困顿一辈子，要么逾越雷池，干出一些连自己都难以想象的疯狂之事。“口罩人”就像撒旦一样，完全看穿了我的人生。

机会来了。

我从包间门口退了出来，进入佛堂，壮着胆子把藏在佛案下面的黑色背包拿了出来。四周静悄悄的，我甚至能听见线香头上烟灰掉落到灰堆里的声响。我站直身子，抬头看了一眼仁慈的金色大佛。

阿弥陀佛。

我双手合十，默默地拜了一拜，转身出了门。

有两个保镖站在东厢房的门口。他们看见我从正厅出来，目不转睛地盯着我，最后视线落在了我肩上与西服极不相称的黑色背包上。我故作镇定，目不斜视，直接走向西厢房。

“等等。”

我转过身，看见一个保镖向我走来。

“包里什么东西？”

“对不起，不方便透露。”

“打开。”

“这是我们马老板……”